

穿KENZO的女人
穿KENZO的女人
穿KENZO的女人
穿KENZO的女人
穿KENZO的女人

KENZO

一部最香港的城市小说
一曲香江男女的浮世乐章

穿Kenzo的女人

钱玛莉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KENZO

KENZO

KENZO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穿KENZO的女人 钱玛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穿 Kenzo 的女人 / 钱玛莉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5399-4036-6

I. ①穿… II. ①钱…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5479 号

书 名 穿 Kenzo 的女人
著 者 钱玛莉
责任编辑 赵 阳 姚 丽
责任校对 徐智瑾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80 毫米 1/32
字 数 350 千
印 张 12.5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036-6
定 价 3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人间有过钱玛莉

——邓小平如何书写她/他的独立宣言？

马家辉

独立宣言

《穿 Kenzo 的女人》于一九七七年十一月至一九八四年十月间在《号外》杂志连载，大抵每月一篇，横跨八个年头，中间偶有脱稿，最后累积了接近九十篇每篇两千余字的情仇爱恨和纸醉金迷。小说经由一位叫做钱玛莉的香港女人的主观之眼起航出海，以主观之笔刻画其身边朋友以至自身在情场上、职场上的贪婪与焦虑、迷惑与亢奋、挫败与张狂。在这个叫做香港的城市，男男女女，兜兜转转，寻寻觅觅，各有际遇也各有抉择。

Jan、Martha、Mimi、Andy、Simon、Eric、Roy、Jackie、Ken、Charles、阿清、郑祖荫……各式人等轮番上场，每人身上都有或哀或喜的故事可说，从而合谱出一阙曾让城中男女热衷追读的浮世乐章。

这是钱玛莉的乐章，也是《号外》的乐章，更是香港的乐章。

《穿 Kenzo 的女人》在《号外》而不是别的杂志刊登，从诞生之始，已经注定了这篇小说与香港之间的紧密关系。

《号外》是什么杂志呢？吕大乐曾在二〇〇七年出版的《号外三十》一书的城市及人物卷的序里对这份杂志的前世今生提出一番社会学考察。他说：

第一期《号外》于一九七六年九月出版。而刚好在一年之前，香港观察社成立。虽然两者并无关系，但却有一共通点：不再停留在旧有那种左右派（在香港，意思是亲中共 Vs 亲国民党）的二元化政治对立的思维，而以香港为立足点，提出一个本地社会的议程。这个以本地社会问题、利益为主题的议程的出现，代表着上一代“旧政治”的淡出。虽然国共之争依然没完没了，各自继续在香港搞统战，但已经无以为继，再难以主导公众的关注和议论。新社会议程的出现超越了旧有的左与右之分，同时也摆脱了原来国共那种意识形态框架，给新左派、自由派或其他新思潮提供空间，各自以其价值、角度来审视香港的社会状况。简单一句，香港人已不甘于心于只当夹缝——国共之间、中英之间——的群体；香港社会可以自成一体，有独特的性格……在同一段时间内，香港人也正在摸索：香港人和社会慢慢学习区分——香港不止不是大陆或台湾，而且还有自己一套的语言、生活……那一代人适逢其会，但同时也努力投入于各种新兴行业、各种刚刚开放的社会参与的空间，为香港社会打开了新的局面……一群土生土长的、年轻的香港人正在打造新香港。……理直气壮地、毫无歉意地从香港人的角度去看香港的人和事，是《号外》的特色之一。

读过《穿 Kenzo 的女人》的我们都心知肚明，这部接近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正可为吕大乐的考察提供最佳佐证；是的，在这部看似以爱情追求为主题却又远远不止于谈情说爱的城市小说背后，其实隐藏着一段波澜壮阔的香港“本土文化独立宣言”。

自我书写

《穿 Kenzo 的女人》如何书写她的“独立宣言”？主要透过两个路径：一、价值坐标的确认；二、语言策略的拓建。

《穿 Kenzo 的女人》所确认的价值坐标，若用当下的流行用语来说，固然是以“中环价值”作为主轴，但值得注意的是，财富的多寡固然是最起码的成败判准，可是在赤裸裸的钞票之上，亦有“品味”高低的好坏区别，

当一个有钱的人欠缺了高尚的文化品位，在钱玛莉和她的朋友们眼中，顶多只算是一个成功的失败者。这难免让人联想到法国社会学家 Pierre Bourdieu 常常强调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文化习惯”（Habitus）等分析概念。

Bourdieu 名著《区隔：对于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Distinctions: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仔细考察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法国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日常生活实践，指出所谓“高尚品味”与“普罗品味”之间的价值差距主要在一个博大而分殊的象征符号系统内被建构、被维系、被强化和被使用，这个系统的价值意义一方面展现在具体的商品消费行为之上，什么阶层的人住什么房子、用什么家具、喝什么茶、用什么杯子、开什么汽车、穿什么衣服、读什么书报……统统成为其身份高低的标示图腾。一方面，人们物以类聚，同级者互通声气，异类者互有排拒，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彼此之间互有距离；另一方面，符号系统的价值意义亦显露于消费行为的“仪式礼教”上，即使都是有钱人，都负担得起同一品牌的昂贵商品，但不一定每个人都懂得以“恰如其分”的方式去使用、享受商品，诸如旅行时的节目安排、喝红酒时的端杯手势、穿衣服时的颜色配搭、聊天时的谈吐修辞等，一不小心，略有失仪，皆容易让所谓“上等人”失去形象分数。Bourdieu 不断提醒我们，城市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努力透过各类文化言说策略（尤其对于大众传媒的运作介入）掌握了对于“高尚品味”的诠释权力；若用通俗的语言说便是，他们既赢了里子，也赢了面子，他们内外通吃。

香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本土城市文化恐怕亦经历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品味区隔”历程，在这过程里，TVB 和《号外》扮演了不一样的诠释角色，如果前者属于街坊普罗，后者便是中环宇宙，《穿 Kenzo 的女人》代表着《号外》，吹响了关乎“文化品位”的圣战号角，作者不仅透过故事中人的爱恋迷梦辨认、建构了一个对于绝大部分香港人来说肯定是炫目的、华丽的、陌生的商品符号系统（从服装到发型、从食物到音乐、从住屋到装潢、从旅游地点到做爱场地，一天二十四小时的起居生活所需无不成为书内人物的品位区分判准），以区别于 TVB 的电视艺员式的消费形态（狄波

拉和何守信的穿着打扮便在书内屡遭调侃)，更常直接借作者之口对这系统进行意义诠释，反复告诉读者：这是好的，那是坏的；那种吃法是好的，这种吃法是坏的；这样的选择是好的，那样的选择是坏的。透过说故事，钱玛莉其实亦在对香港说着大道理。

但必须注意的是，吕大乐说“理直气壮地、毫无歉意地从香港人的角度去看香港的人和事，是《号外》的特色之一”固然是对的，可是“香港人”亦有阶层属性之分，钱玛莉所代表的正是某类独特的、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别忘了当时也有另外几群本土年轻人分别搞着《70年代双周刊》和《年青人周报》之类的刊物），这群人掌握了大学精英教育的文化资本优势，在七十年代中后期的香港社会里，介入传媒，高谈阔论，利用不同的书写、言说位置辨认、建构自己的文化阶层和“次阶层”；换句话说，他们其实不仅在“反映”本土社会的某个文化阶层的存在状况，更同时在催生、促成、整固这个文化阶层的存在意义。在各式各样的商品消费和消费仪式里，透过分殊策略，这类香港年轻人发现了自己、宣示了自己、也肯定了自己。（我又联想到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 Catherine Vance Yeh 在《Shanghai Love: Courtesans, Intellectuals, And Entertainment Culture, 1850—1910》书中的分析，晚清“上海才子”在笔记、章回小说、游记、冶游品监等写作和出版过程作出了“自我书写”，认清了自身的存在。）

商品咒歌

《穿 Kenzo 的女人》从小说名字开始已经标明她的宣言策略。作者突出了一个高档次的时装品牌，但这个名牌早已不仅是名词而更是形容词，把这个品牌穿在身上，即时表明了这个女人的社会、文化阶层以及她的生活态度、行为模式、价值立场……Kenzo 成为这个/类女人的存在图腾，当你懂得辨认一个/类女人身上的时装品牌，你便明白一个/类女人。

所以与其说整部作品围绕着男男女女的情爱追逐打转，不如说此等善男善女都只是商品消费图腾系统内的效忠子民，这个系统才是主角，他们只属配角。所以整部作品从头到尾充斥着商品商品商品以及对它们的好坏判别，琳琅满目的品牌名字，如何拥有它们、如何消费它们、如何展现它

们，更重要的是，如何透过它们区分出城市人之间的同类与异类，始是故事的真正咒歌精神。若把小说拆解，男女只是皮相，商品才是血肉。

对此图腾系统以及对它的执迷不悟，小说作者绝非全无省思，至少钱玛莉的前男友 Andy 便曾激动地数落她道：

“You’re full of shit! 你和你那班猪朋狗友满以为自己是权威，成日讲那个有型、那个没有型、那个有格、那个没有格，这几年我已经听到够了，你们所谓‘靚’，只不过是作践自己，千辛万苦将自己晒黑，然后花五百元电个头，买 designer clothes，还要拼命节食……钱玛莉，don’t you find it absurd?” “你们把自己弄得高高在上，what for?” “You’re so damned stupid，你年纪也不小了，为什么还不醒醒?” “有时我真怀疑你的脑袋究竟想些什么？你除了盘算怎样将你每月的薪水 tastefully spent 之外，你还有什么计划？你有尝试关心过别人？关心过我？没有，你从来没有理会我的喜怒哀乐，也懒得分担我的烦恼。问你自己，当我不如意的时候，你有没有给过我一句鼓励说话？Never，你根本不曾发觉，你只注意 whether I have the right look so that your friends can say 钱玛莉有一个会穿衣打扮、好风度的男朋友。Tell me，我同你的皮鞋、手袋、汽车、衣服、suntan lotion 有什么分别？Can’t you see? I am just one of your accessories!”

挨骂之后，钱玛莉有没有反省？有吧，至少她回家“哭了一个晚上”。有没有改变？那须视乎什么叫做改变。小说往下发展，钱玛莉显然对生命意义之类的大命题、大述说想得比较频密也比较深刻，但其生活基调终究仍在商品图腾下落实进行，或许只因，中环仍在，中环始终在，“中环价值”永垂不朽，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到本世纪二〇一〇年，都是。当咒歌奏起，总有一群人没法子拒绝起舞。

中国隐喻

作为“本土文化独立宣言”，《穿 Kenzo 的女人》不可能不处理香港与

内地之间的暧昧关系。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钱玛莉及其友人对于“中国”这个名字既陌生也恐惧，却亦没法完全回避，因为内地毕竟开放了，跟香港人逐渐建立了多方位的接触。于是我们透过小说人物窥见了点点滴滴的“中国故事”：钱玛莉北上公干、旅游、替男朋友的家人带电视机送给亲戚朋友，也跟内地人有所沟通，合作或冲突，但故事情节并非指向融合，反而是突显了香港身份的独特性，因为钱玛莉一直用“香港之眼”去看内地人的语言、穿着、行为和心态，而且于每回接触之后皆加倍努力地认定自己的香港特质，为 HongKongness 引以为豪。

是的，当小说昂然连载到八十年代，所谓的“九七问题”亦浮上水面（有一篇独立篇章的标题正是“一九九七”），故事人物遂有移民“逃亡”的准备甚至行动，钱玛莉直接道破自己和身边女朋友的极度担心，Jan 说：“现在我真是要全心全意找老公了，澳洲人又好，丹麦人又好，巴西人都好，只要不是香港公民，我什么都肯嫁，先嫁掉再说”、“如果大陆收回香港，Landmark 那些商店会变成怎样？会不会通通都变成友谊商店？”、“一九九七之后，会不会仍有 Joyce Boutique，对很多人来说，的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当我一想起一九九七，我就不想得罪他，以免将来他们公报私仇，捉我去耕田”……如今回看，事过境迁，一九九七尽管已是昨日之事，但“香港 Vs 中国”的文化对立依然近在身边，钱玛莉所认定的香港特质/HongKongness 及其可能之消逝仍对不少人构成困扰，所以，钱玛莉不老；她简直是文化上的先知。

说到中国，便不能不说说郑祖荫。他是钱玛莉的追求者之一，她曾经认真地考虑嫁给他，经历过热恋和苦恋，最后仍是空恋。我注意到郑祖荫几乎是书中唯一被钱玛莉直呼汉名的香港男子，而且又“祖”又“荫”，十分中国化，而更重要的是，他有着太多钱玛莉所没法了解的秘密，钱玛莉自认看通了身边所有的男人，唯他除外；因此，嘿，我经常忍不住把郑祖荫联想为“中国隐喻”，他是香港人，却亦是中国的化身，钱玛莉始终掌握不了他，她对他，又爱又恨。全书的“完结篇”不是这样写吗？“没错，我始终不明白郑祖荫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相信，以后亦没有机会去明白了，但我知道，在他奇怪的方式下，他是尽过力，他是爱过我，很多，很多。

光是这一点，即使以后不再遇上，我也应该感到满足了。”

阴性伪装

当然，郑祖荫可以是中国的隐喻，亦可以是性别的隐喻；他曾跟钱玛莉共度一宵却拒绝性爱；他有三个姐姐并且可能有一个女儿；他出入于异域和香港之间，经常来去无踪，他兼有男性的阳刚也有女性的优雅……他是神秘的、不可解的，在众多秘密的遮掩下，郑祖荫几乎可被视为一种“复数的伪装”。

作者为什么安排这样神秘的一个角色，如同作者为什么选择以女性身份来书写这部小说般，并且刻意保持秘密十多二十年（时到今天，“钱玛莉=邓小宇”已经不是秘密，但其实有心人当年早可从旧版首篇首段的句子“邓小宇一见到就敏感地问：‘哗，你件衫这么“有趣”，是哪位大师的作品？’”中嗅出作者的身份端倪），个中是否存在一种叫做“阴性伪装”（feminine masquerade）的书写策略，跟作者的生活实践和情欲取向有着直接相关，颇值文学研究者进一步探索。

乍看之下，《穿 Kenzo 的女人》主要以女人之眼述说女性心态，作者敏锐地看见七十年代中后期有一群叫做“女强人”的香港女性出现，她们懂得赚钱，勇于独立，敢于爱恨，对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有着一番新见与执著，钱玛莉和她的女友们几乎是“第一代港女”甚至“第一代剩女”不同面向的代表，可是，在细述女性心事的同时，钱玛莉之笔岂不亦是在素描香港男人的嘴脸与仪容？香港男人的众生相岂不亦是作者笔下的常态主题？男性作者透过女性身份评断男人高低，男性作者把情仇爱恨经由女性口吻投掷到男人身上，这中间有着什么样的曲折防卫机制和书写伪装战术，确是文化研究的大好主题，但这当然是诚恳而严肃的学术探索，非关“八卦”。

不败不老

《穿 Kenzo 的女人》于一九八五年底结集成书，翌年初再出续集，出版社是已经停止运作的“博益”；二十六年的今天，“香港三联”把正集和续集成新版，作者稍作润删，又增补了当年由于种种考虑未及收录于书的十八篇文章，是为“银禧”纪念之作，意义重大，尤其值得今天所谓“第四

代”的香港年轻族群细读深思，好让他们看见，香港曾经亦有一群土生土长的年轻人跟他们一样，对自身的存在充满彷徨与骄傲、质问与认同，“本土文化独立宣言”毕竟是一项现在进行式的庄严工程，历史毕竟并非由“第四代”的奋力抗争开始。

好吧，即使不论什么“独立宣言”，也不理会什么“文化身份自我书写”，仅把这部小说看成七十年代中后期至八十年代初期的某个香港社会阶层的生活状态的文字记录，亦极富阅读趣味。原来当年一位“女强人”的月薪大概有三四千元；原来当年城中女人都在关心“朱玲玲是不是和 Tim Fok 一起”和“刘娟娟在 Sassoon 染的紫色头发”；原来当年这个或那个时装品牌曾经红极一时成为流行指标；原来香港男人曾在何守信的号召下满街都穿猎装；原来当年等男朋友电话必须整天坐在家，只因其时没有手机这种怪东西……段落与段落的文字联结犹如一张张宝黛的速拍影像，承载着香港的流金岁月，透过它，读者可以重新发现香港，也可以，重新被感动。

然而岁月不会静止，是的，life must go on，钱玛莉仍会老，如果她拥有变老的运气的話。屈指一算，如果钱玛莉活到今天，应该已有五十三四岁了，不算老，仍属中年，故最惨，理应陷在“人到中年百事哀”的尴尬阶段，就算有钱没钱，都一样。故我忍不住想象今天的钱玛莉到底在做些什么？住在擎天半岛抑或贝沙湾？会否在金融风暴或雷曼迷债里损手烂脚？嘿，那个坐在中环某银行门外高喊“还钱！还钱！还钱！”的女人会否就是她？钱玛莉的朋友们呢？Mimi 呢？Jan？Martha？会否因为乳癌而切掉了某边乳房？离了几次婚？是否变了大肥婆？更年期了，是否仍然迷恋性爱？有没有去美容院用几十条黄金线拉紧面皮？Simon 呢？变秃头了吗？阿清呢？坐牢了吗？这些或许都是钱玛莉的资深粉丝心中的问号，但聪明的邓小宇当然不会提供答案，让大家分头去想吧，大家终究都有些年纪了，应该明白人生苦乐。

最近的某个下午，跟邓小宇坐在湾仔酒吧 happy hour，我提醒他，钱玛莉今年有五十三四岁了，他呆了几秒，想了一下，用略带伤感的语调回答，啊，是啊，老了。

别担心，小宇，老有老的生活，钱玛莉敢作敢为，只要仍有一口气在，没有事情可以难倒她；更重要的是，留在书里的钱玛莉，永恒美丽，永远

青春。钱玛莉会老亦不会老。

我们努力一ing

喔，对了，前面我说《穿 Kenzo 的女人》作为“本土文化独立宣言”，采用了两项书写策略，其一是价值坐标的确认，另一项是语言策略的拓建；我长篇大论说了前者，几乎忘记了后者。

但后者与其让我来说，不如让我再次引述我经常引述的一段来自陈冠中的言词。三十年前他为“城市笔记”丛书写序，道破了在香港写作的趣味与着力，而《穿 Kenzo 的女人》正是个中代表，其糅合广东话、英文及所谓“规范汉语”的文字风格是典型的港式书写，proudly。我曾在自己的《爱·江湖》一书的序里借引陈冠中序言，如今由我替钱玛莉/邓小宇写序，再引一回，好文相赠，这或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相濡以沫”吧：

我们乃杂牌军，偶然春风化雨长大成为同路人，集体颇蛊惑地利用各种刁钻偏锋的写法进入香港多中心多诠释的现实，凝固捕捉转瞬即逝似有似无的本地现象，甚至毫不犹豫地扭曲中文独创句子来定影一些大家心中有数但不一定说得出来的感觉。大概如尼采所说，我们写文是为了令一些本来未曾表达或不能表达的东西变成可以表达，至于这些东西是否值得表达或保留，我不知道，就让直觉的写作冲动代替文章留万世的大包袱吧。

正如香港，我们没有先例，难找借镜，误打误撞，自订游戏规则，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欺。我常警惕自己，写文不要急于附和既有的文学标准，不要自动献身去配合任何文化大传统，是叛徒创造传统、异端转化正统。

Together let's live out and write down all the contradictions of our time.

没错，陈冠中，邓小宇，我们各自努力过，更仍在努力中。那美好的一仗，我们仍然在打。我们从来没有离开我们的时代。

So Close... And Yet So Far

小宇

2009年对我来说确实是极丰盛的一年，而压轴当然是年终前终于亮绿灯重新推出《穿 Kenzo 的女人》一书！想不到的是，编辑工作进行得很顺畅，在2010年1月份已可以与读者见面。

想起在六月出版《吃罗宋餐的日子》那段期间，心情是异常的患得患失；过去这些年来我已很少接触文化/出版界，“邓小宇”这个名字对任何人还有什么意义吗？现今“忽然出书”，市场会有什么反应？或者根本有没有反应？可能就是这些疑虑令我潜意识地把编《吃罗宋餐的日子》一拖再拖了差不多两年，幸好发行之后一直得到很正面的回响，于是又再燃起我的热情和雄心，一鼓作气建造了自己的网站，把旧文新作慢慢逐一放上去，总觉得是对自己的写作生涯作了一个完满的交代。

现在准备再版《穿 Kenzo 的女人》之际，心情竟也同样变得有点患得患失；这本书的内文是从一九七七至一九八四、五年间在《号外》连载的，距今已差不多三十年了，我一算之下自己也吃了一大惊！几十年前的人与事，现在读起来会不会觉得很过时，叫人吃笑？

所以首先我要作一次“自我审查”，看看今天的我能否接受这样的一本书，可不可以过自己这一关。

重读《穿 Kenzo 的女人》那种感觉真的很奇妙，有时感到很亲切很接近，但忽然又惊觉原来一切已是那么的遥远，像七元一碟菜、两人加起来

才二万多元收入就可以在半山供一层楼！那是一个多么陌生的世界！而最奇怪是很多时候读到那些文字、那些内容，怎样看都不相信是自己曾经亲笔写过的东西，而是像在读别人的作品：我怎可能会识得这样写法？

的确，今天的我应该再也写不出这样的故事了，我自己早已跨过了书中那些人物、远离了他们的心态，但说老实话我仍旧是看得趣味盎然，很多片段都令我捧腹大笑不已，就像追看一本自己从未看过的小说，不断地追下去，没法停下来。我确信它是应该再版的，我为自己写过如此精彩的文字感到骄傲，而书中的人物在二十一世纪重新登场绝对依然有着他们的光芒和吸引。

今次的新版更加添了十八篇旧版从未出现过的章回，其中两篇是《号外》连载那一系列中的“遗珠”，其余十六篇是在九十年代初期另一份刊物《钱玛莉女人杂志》连载过，当时的栏名已改做“永远三千”。

今次新版真的十分荣幸得蒙马家辉先生（叫他博士会令我觉得距离他更遥远，我不想）赐序。我和家辉真正认识其实不久，却是一见如故，硬着头皮请他替钱玛莉写序，他毫不考虑就拍胸答应了，并且交来不是一般的捧场客套文章，而是长达六千多字近乎“学术论文”的分析，真是令我受宠若惊。

家辉提出很多精辟有趣的立论，我个人竟从未曾从那些角度想过，可真叫我“大开眼界”，例如他竟然观察到书中人物除了“郑祖荫”，其他人等都只用英文名这个现象，就显得十分有趣，想来在我的潜意识里，“郑祖荫”真的可能有其象征意义，可能正是代表了我当年心目中那个模糊、遥不可及的“中国”也说不定。其实书中还有两个小角色是用中文名的，阿清是其一，不过阿清也只算是一个小名而不是全名，另一个是 Eric 读中大的妹妹，不过钱玛莉始终都搞不清她究竟叫美芳、淑贞抑或什么，钱玛莉写到这个中大学生时，笔法是颇“乞人憎”的，希望读到那些尖酸的文字时，中大友人能包容一些，一笑置之好了。另外，我又发觉书中人物那些英文名和现在香港流行的也很不一样，现在不是充塞着无数“自创”式的英文名吗？哈哈，从这个角度看，《穿 Kenzo 的女人》也许是过时了。

有人问我心目中的钱玛莉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又或者在三十多年

后的今天，她又可能变成怎个样貌？

我觉得钱玛莉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在书中那差不多一百个小故事里已赤裸裸地呈现出来了，如果我再补充自己的一些看法，反而限制了，甚至剥夺了读者的想象空间。至于三十年后这个问题……在我重读这本书的时候，总觉得当年钱玛莉有时真是有点那个，对待她那位相比之下较不幸的朋友 Martha，很多时候都过分残忍了，在兴之所至时她不介意予以同情，甚至说些未必由衷的打气说话，但随着心情转变，忽然又会语中带刺，嘲笑奚落她的处境，到了有“利益冲突”之际，更可以恣意摧毁她仅有的那么一点点尊严！但如果我能乐观地相信人类文明、或个人成长都是不断继续在进化，步向“正”的那方，那么三十多年后今天的钱玛莉，已应该懂得易身而处，对别人，尤其是没有她那么幸福/幸运的人多些善意，多些体谅吧，这是我对她的期望。

当然我亦同时期望她至今都仍是我笔下那一个光芒闪烁、美丽迷人的女人，就像之前提到那个专栏的名字，在我心目中应该永远都是三十岁。

但这些说到底，这也只不过是我不切实际的幻想。其实我们都很清楚钱玛莉最璀璨的时刻还是在这本书里面所描述的那些日子，就让我们永远记住她和那班朋友、敌人，在各式各样，有些仍在，有些已先后消失了的场地，像中环的太子行、圣佐治大厦、皇后像广场、天星码头、Dicken's Bar、Galley's、Lindy's、福临门、富临、Chin Chin Bar、Renaissance、半岛、Regent (Plume)、马会、翠园、Amigo、Jockey、Hugo、Tai Pan Disco、Polaris、Au Trou Normande、American Club、I Club、西页海鲜、Mimi、Andy的游艇、Culture Club、Country Club、喜来登、Jimmy's Kitchen……上演着一幕又一幕他们人生中最高潮起伏的角力吧。

而这电光火石的一切，这些爱恨交织，悲欢离合，都是在那个如今我们有点难以想象的年代，那个尚未有手机的年代中进行。

啊，原来真是那么远了。

Contents

- 001 | 马家辉 人间有过钱玛莉
——邓小宇如何书写她/他的独立宣言？
001 | 小宇 So Close... And Yet So Far

Season 1

- 001 | Debut
006 | Bachelor's Pad
010 | Suddenly Last X'mas
014 | 做爱七年
018 | 姊妹淘
022 | 哀乐新年
025 | No Ties No Strings
028 | 小食店怨曲
032 | First Encounter
035 | 游埠已成为生活的必需品

- 039 | 奇迹不再发生的年头
043 | 知道总比不知道好
047 | Sunday, Bloody Sunday

Season 2

- 052 | All About X'mas
056 | 阿清这个人
059 | 牛肉粥、斋粥
063 | 色情信
067 | “他”
071 | Andy 新女友



074 | Jackie 的“水平”
078 | 与 Andy 正面冲突
083 | 一切都好
087 | 猎装带来的噩梦
090 | 勉强旅游
094 | Plenty Of Nothing
098 | 将价就货
102 | 泥足深陷
105 | 阿清——新版本

Season 3

110 | 交易会，去一次
114 | 冤魂不息
118 | 夏天，你要争气
122 | Tough Case

128 | 郑祖荫来电
132 | Only Lunch
136 | 抢尽镜头
140 |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145 | Sweet Charity
149 | 不寻常的事
154 | What's Wrong With Him?
158 | 我决定打这场仗
162 | 在大球场看 Rod Stewart
166 | 新念头
169 | 又多一个不幸的朋友
174 | The Very Wrong Kind
178 | 十五十六
183 | 七元一碟菜
187 | 百无聊赖